

念死無常不是你了解的那樣

賢超

念死無常是一種重要的修行法門，意在破除我們對自我生命恆常存在的執取，策發精進修行的動力。有的大德把死字貼在牆壁、床前，用來時刻警策自己。

用現代的語言來說，念死無常的作用實際上是要打破對現世生活穩定的預期，將生命的終點提前擺到當下面對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念死無常並不是用於在世修行的，而是用於出世修行的。

所謂在世修行，就是服務於現實生活的修學方法，比如說皈依三寶、五戒十善，這些方法是通過提升個人的修養品德而獲得現世福報，改善生活的品質。不過，人們在生活中還是會經常面對超出自身掌控範圍的局面。事到臨頭再去提升個人的修養品德，顯然是遠水不解近渴的。這時包括佛教在內的各種宗教中用來祈福的宗教儀軌，作為一種更為直接快速的途徑，便成爲臨時借用的方便。通過虔誠的燒香拜佛，希望佛祖賜予某種掌控局勢的能力。但是一旦度過眼前的危機，宗教教義便

又被擱置一旁，又重新回到日常生活的步調，這似乎是佛教在內的各種宗教在一個世俗化社會中的必然宿命。祈福是一種自然產生、長久存在的社會需求。只要這種需求存在，宗教儀軌就會存在下去，儘管佛教的本意並不是收取這些「保護費」。

總而言之，在世修行是把佛法當作生活的調劑和補充，用來服務生活的。不可否認，社會上大多數人的生活重心始終是在家庭、工作和事業之上。所有這些，也都是基於對未來穩定的預期。

與在世修行相反的，則是出世修行，也就是旨在否定、批判現實生活的修學方法。與在世修行致力於維護預期穩定不同，出世修行則是要故意打破這種穩定，這樣人們的注意力才能集中在生死大事之上，而不被眼前的現實所迷惑。比如，佛陀在世的時候要求出家弟子以乞食爲生，每天外出托鉢遊行，接觸人民群眾，而不能以把食物蓄積存儲起來，也不能耕田種地。所以當時的

出家人饑一頓、飽一頓是很正常的。

佛陀在鹿野苑初次說法的時候，開示的是苦、集、滅、道的四諦法，告訴人們世間皆苦，寂滅為樂。佛陀原來作為太子，足以享受世間的各種榮華富貴。他與過去的身分的決裂，對父王的背叛，本身就是一種對於現實生活的控訴，也是對現有秩序的顛覆。

這樣的態度在印度文化中並不是只有佛教如此，其他的印度宗教普遍都有出離世間、否定現實的傾向。這與古代中國儒家的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的聖人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。這樣的對比實際上來自於中國與印度，一個是世俗化社會，一個是宗教化社會，在思想上的根本差異。只是因為佛教傳入了中國，所以才表現為佛教與儒家之間的交鋒。

實際上儒家對於佛教的拒絕，歸根到底還是對印度文化的拒絕。歷史上的儒家對於佛教的炮火，絕大多數都打在了佛教所帶有的那些印度文化普遍特徵之上，比如輪回、業果、出家，在印度又不是佛教一家如此，所有宗教都認為如此，光跟佛教較勁有什麼意思？而對於佛教區別於其他印度宗教的思想精髓，比如「無我」、「緣起」，基本沒有觸及，這說明當時的儒家對於佛教的理解還是比較淺薄的。後來到了宋明理學時期，他們對於佛教的理解便深刻多了，而且像朱熹、王陽明這些

理學奠基者都曾經深入涉獵過佛法，甚至還將其中一些東西久借不還，變成好像是他自己的一樣。

如果人們常說的「正能量」指的是那些肯定現實、迎合秩序的信條，「負能量」指的是那些批判現實、突破秩序的信條的話，那麼佛教本來就有正能量，也有負能量。在這裡，我並不諱言佛教中的負能量，因為負能量在社會中也是一種必要的存在。就像很多人都來參加一場競賽，最終的優勝者只有一個。優勝者的勝利，固然值得我們的欣賞，但是那些失敗者發點兒牢騷也是情有可原，何必非要逼他們在頒獎典禮賠笑臉、當陪襯呢？一件事物得不到，並不代表追求者本身不努力；很多時候就算很努力，也不一定得到。如果一個事物是社會上大多數人都無法得到的，比如首富、世界冠軍這類的頭銜，那麼這個事物的合理性為什麼不可以去質疑呢？為什麼你不可以去追求一些自己可以追求到的東西，何必非要追求那些別人或者輿論要求你去追求的東西呢？

生活智慧法語

我們做事要認真，但不能執著；要放下，但不能放棄；要隨緣，但不能隨便。